

萌芽 网上人气
作品选

赤道划破城市的脸

郭敬明

蒋峰

四喜

苏德

张悦然

等

著

萌芽 网上人气
作品选

赤道划破城市的脸

蒋峰 著
张悦然 等

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3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赤道划破城市的脸/郭敬明等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3.8

ISBN 7-5442-2552-6

I. 赤... II. 郭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053 号

CHIDAO HUAPO CHENGSHI DE LIAN

赤道划破城市的脸

作 者	郭敬明 四 喜等
责任编辑	杨 雯 薛 巍
装帧设计	傅 亮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 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226 千字
版 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2552-6
定 价	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序

吕田田

最近江湖上有一些美丽传言：苏德是穆桂英，郭敬明是二郎神，四喜是花木兰，蒋峰是孙大圣，张悦然是梁红玉，庞婕蕾是秋瑾(以武喻文)……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膨化时代最后的诗情？他们与她们坚守的最后荣誉？爱情启示录或青春白皮书？当我们翻弄这些书页时，我们内心涌起的是温暖的安慰还是过世的苍凉？是为了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吗？

苏德喜欢用短句子，一滴眼泪她分成两滴来写。但有时她也谨慎地使用一些长句子，长的句子长长的忧郁，轻轻地抚摩着你。她说：“你去爱。”于是某人去爱。她说：“你哭吧。”有人就伤心流泪。她又说：“你去死！”主人公便不得不考虑一下归宿问题。很多时候她犹豫不决，主人公就只好呆在家里，打开窗户，光脚踩地毯看外面小雨淅沥——体验此类小小乐趣。她写下这些可爱的杀伤力强大的爱情故事，就像是在写自己前世的日记。详情参见《威马逊之夜》和《我说 等一等》。

郭敬明是文字森林里的快乐王子，笔墨城市里的落寞精灵。他同时拥有组排宏大舞台和感受细小灵魂的不羁能力。他是二郎神的第三只眼，李商隐的巴山夜雨，奇幻神话的制作人，青春史书的记录者。他的小说里繁华与凄楚

互相照明，幻景与梦魇交辉。他独自轰烈，却在人群中皓首。

四喜也是高手，她讲起故事来很斯文，暗地里其实挺煽，能让听的人主动把自己带进去，一不小心就走火入迷。由于入迷状态因人而异，此处不敢概述。不管是《半局棋》，还是《天人不寂寞》，四喜都得逞了。她是情绪魔法师，和尘埃跳舞的哀愁女士。

张悦然是公认的唯美派大侠，她的网上主页叫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？”（欢迎各位唯美派 fans 前去检阅）网页文章的背景是田野里盛开着葵花。（该景色和某某的内心世界当有妙不可言的呼应关系）《黑猫不睡》和《赤道划破城市的脸》都是等待检阅的忧伤，是划破玻璃的阳光——唯美派范文，唯美派 fans 必读！她坐在广场的干净阶梯上讲着这些苦哈哈哭兮兮漂漂亮亮的故事，花仙子是在等待金苹果树点亮橘灯吗？

蒋峰的故事是带洁癖的人写出来的，苍白而有力。但这种洁净状态并不单调，里面有七十二变。李婧的故事是带幻想癖的人写出来的，但那并非胡编乱造，里面有一以贯之的童话式哀伤。庞婕蕾有一种让人侧目的气定神闲。祝晓羽下笔优柔，陈宁子则心有千千结。

其实光看小说篇名，作者风格便可窥一斑：沈星好的《盛夏的樱花树》，宋静茹的《孩子》，戴月行的《锦瑟》。这些篇名让我想起了日本电影，花与火，菊与刀，蔚蓝的大海与草地上的白云什么的。也许都是樱花吧，都是孩子吧，都是秋天吧，都是锦瑟吧，都是灰烬吧。时代的车轮

轰隆隆，万事瀑流而过。有路标吗？有站牌吗？有航灯吗？
我们顺流而下。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的国王为他心爱的王子公主们举行封号仪式。他左手持剑，右手握紧泥土。他把那剑唤做岁月，把那泥土唤做青春。他一一印吻儿女们或明朗或娇巧的额头。他封苏德为穆桂英公主，封郭敬明为二郎神王子，封四喜为花木兰公主，封蒋峰为大圣王子，封张悦然为梁红玉公主，封庞婕蕾为秋瑾公主……一一封将下去。突然那最小的女儿高声叫嚷起来：“父王，父王，千万别封我当孟姜女哈，我要当千寻，我要当千寻公主啊！”

不知道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矫情的笑话呢还是一个简单的童话。美丽的公主们和英俊的王子们，回吻仁慈的父王，在美丽的童话或不美丽的笑话中，在剑的岁月中和泥土的青春中，一个个长大。

目 录

幻城	郭敬明	<u>1</u>
半局棋	四 喜	<u>29</u>
天人不寂寞	四 喜	<u>49</u>
威马逊之夜	苏 德	<u>71</u>
我说 等一等	苏 德	<u>93</u>
黑猫不睡	张悦然	<u>111</u>
赤道划破城市的脸	张悦然	<u>121</u>
孩子	宋静茹	<u>139</u>
盛夏的樱花树	沈星妤	<u>149</u>
我打电话的地方	蒋 峰	<u>171</u>
我们家的爱情故事	庞婕蕾	<u>195</u>
锦瑟	戴月行	<u>213</u>
我的男朋友是恐龙	李 婧	<u>233</u>
12 月，我和阿卡	陈宁子	<u>265</u>
私奔	祝晓羽	<u>279</u>

幻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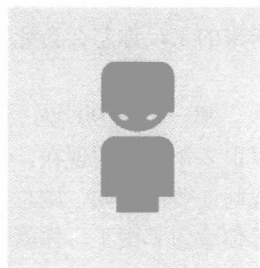
郭敬明

目前就读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编导系，大学一年级学生。自读初中时开始写作，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约 10 万字，2001 年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，2003 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幻城》，发行 30 万册。



很多年以后，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涸石的海岸，面朝大海，面朝我的王国，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，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，面朝天空的霰雪鸟，泪流满面。

我的名字叫卡索，我在雪雾森林中长大，陪伴我的是一个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的年龄的巫师，她让我叫她婆婆，可是她却叫我皇子，幻雪帝国



的长子。和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弟弟，他的名字叫樱空释。我们两个，是幻雪帝国仅存的两个幻术师。

我的名字在幻术法典上的意思是黑色之城，而我弟弟的名字翻译出来是幻影。我们有不同的母亲和相同的父皇，幻雪帝国的老国王。我的父皇是幻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，在两百年前的圣战中瓦解了冰海对岸火族的几乎全部势力。而那一战也让我的王族受到近乎不可挽回的重创，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战役中死亡，于是家族中的幻术师就只剩下我和樱空释，而那场战役中死亡的巫师、占星师和剑士更是不计其数。

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成为所有人记忆中不可触碰的伤痕，而在我的记忆中，就只剩下漫天尖锐呼啸的冰凌和铺满整个大地的火种，天空是空旷寒冷的白色，而大地则一片火光。我在宫殿里，在温暖的火炉旁，在雍容的千年雪狐的皮毛中，看到父皇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紧皱的眉头。每当外面传来阵亡的消息，我总会看见父皇魁梧的身躯轻微颤动，还有母亲簌簌落下的泪水。而窗外的红色火焰，就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。画面的背景声音，是我的哥哥姐姐们绝望的呼喊，这种呼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，而且经久不灭。我挣扎着醒来，总会看见婆婆模糊而年老的面容，她用温暖而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面颊，微笑着对我说，我的皇子，他们会在前方等你，你们总会相见。我问她：那么我也会死吗？她笑了，她说：卡索，你是未来的王，你怎么会死？

幻城

那一年我 99 岁，还太小，连巫师的资格都没有取得，所以很多年以后的现在，我对那场圣战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，当我问婆婆的时候，她总是满脸微笑地对我说：我亲爱的皇子，等你成为了国王，你就会知道一切。对于那场战役，我弟弟几

乎完全没有记忆。每当我对他提到那场圣战的时候，他总是漫不经心地笑，笑容邪气可是又甜美如幼童，他说：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哥，这是天理，你不用难过。说完之后，他会靠过来，亲吻我的眉毛。

我和樱空释曾经流亡凡世 30 年，那是在圣战结束之后。我记得在战役的最后，火族已经攻到我们冰族的刃雪城下。当时我看到火族精灵红色的头发和瞳仁，看到漫天弥散的火光，看到无数的冰族巫师在火中融化。我记得我站在刃雪城高高的城楼上，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，灌满我的长袍。我问我的父皇：父皇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父皇没有回答，面容冷峻、高傲。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，动作缓慢可是神情坚定，如同幻雪神山上最坚固的冰。

我和弟弟被 40 个大巫师护送出城，我记得我在离开的时候一直望着身后不断远离、不断缩小的刃雪城，突然间泪水就流了下来。当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悲鸣划过幻雪帝国上空苍白的天空，我知道那是我姐姐的独角兽的叫声。我的弟弟裹紧雪狐的披风，他望着我，小声

2003 年 5 月出版《左手倒影，右手年华》。《爱与痛的边缘》也在 2003 年 4 月再版。2001 年获得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，2002 年蝉联新概念一等奖。初中曾经两次获得四川省物理竞赛二等奖，高中获得四川省科技创新发明大赛一等奖，自贡市生物环境科技调查报告大赛一等奖。目前正在与一些导演接触，进行剧本创作。近期在《萌芽》上连载新长篇小说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。

幻城

地问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他的眼睛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他，我对他说，不会，我们是世上最优秀、最强大的神族。

护送我和释的 40 个大巫师全部阵亡在出城的途中，我在马车内不断看到火族精灵和巫师们的尸体横陈驿路两旁。其中，我看见了和我一起 在雪雾森林中成长的笈笈。她是那么可爱的小女孩，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，可是她也死了，死在一块山崖上，一把红色的三戟剑贯穿她的胸膛，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。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，翩跹如同绝美的舞步。我记得马车经过山崖的时候她还没有闭上眼睛，我从她白色晶莹的瞳仁中听到她对我说话，她说：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

我记得最后一个倒下的巫师是克托，父皇的近护卫。我和弟弟从马车上下来，拉载我们的独角兽也倒下了。克托跪在地上，抚摩着我的脸，他指着前面的地平线对我说：卡索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前面就是凡世的入口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他对我微笑，年轻而英俊的面容上落满雪花。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，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展开来，他的目光开始涣散，他最后的声音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：卡索，卡索，未来的王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亲爱的皇子，卡索……

我抱着樱空释站在大雪弥漫的大地上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释用手捧着我的脸，他问我，哥，我们会被杀死吗？我望着释幼小的面容，我说，不会，释，哥哥会保护你，你会一直活下去，成为未来的王。

已经是冬天了，幻雪帝国下了第一场雪。幻雪帝国的冬天会持续十年。而且在这十年里面每天都会下雪。我仰头望着天空弥漫的大雪，想到雪雾森林。在雪雾森林里，永远也没有大

雪，四季永远不分明，似乎永远是春末夏初，永远有夕阳般的暖色光芒在整个森林中缓缓穿行。

天空传来一声飞鸟的破鸣，我回过头，然后看到了樱花树下的樱空释。樱花的枝叶已经全部凋零，剩下尖锐的枯枝刺破苍蓝色的天空，释的身影显得那么寂寞孤单。他微笑地望着我，他的头发已经长到地面了，而我的头发才刚到脚踝。冰族幻术的灵力是用头发的长短来衡量的，所以，释应该有比我更强的幻术召唤能力。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很高的孩子。

释望着我，笑容明亮而单纯，他说，哥，下雪了，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。雪花纷纷扬扬地落满他的头发，他的肩膀，他年轻而英俊的面容，而我的身上却没有一片雪花。我问他，释，你为什么不用幻术屏蔽雪花？我抬手在他头上撑开屏障，他举起左手扣起无名指，轻轻化掉我的幻术，然后对我说，哥，你那么讨厌雪花掉在你的身上吗？他望着我，笑容里有隐忍的忧伤。然后他转身离开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感到隐隐约约的难过，这就是整个幻雪帝国头发最长、幻术最强的人，这就是惟一个不用幻术屏蔽落雪的人，这就是我惟一的弟弟，这辈子我最心疼的人，樱空释。

幻城

流亡在凡世的 30 年，我还几乎没学会任何幻术，我只能靠把水变成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冰雕造型来谋生。而且我们还要不停地走，躲避火族的追杀。有一次，一个人拿走了我所有的冰雕，可是没有给我钱，释挡在他前面，咬紧嘴唇，一句话也不说地望着他，那个人把释推倒在地上。于是我拿起一碗酒走到他前面，递给他，那个人狰狞地笑，他说：小王八蛋，你想用毒酒毒死我吗？于是我就拿着酒喝了一口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：原来你也那么怕死。那个人暴跳如雷，端过碗去一饮而尽，他说：我他妈会怕你一个小杂种。然后他就死了。在他临死前

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你错了，我不是小杂种，我有最纯正的血统。

我只是将那些流进他身体里的酒结成了冰，结成了一把三戟剑的形状，贯穿了他的胸膛。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杀人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凡人的血和我们的不一样，不是白色，而是炽热的鲜红色。我压抑着自己的恐惧，当我望向释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他的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笑容，残酷而且邪气。不过那个笑容一晃即逝。

在那个人倒下的时候，天空又开始下起鹅毛大雪，我抱着释，站在大雪的中央。释望着我说，哥，我们再也不会被别人杀死了，对吗？我说：对，释，没有人可以杀了你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因为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是未来的王。

当我 139 岁的时候，我遇见了梨落，幻雪帝国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巫师。皇族的人在长到 130 岁的时候就会变成成年人的样子，所以当时我抱着还是小孩子模样的樱空释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，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释的父亲，没人知道我们是幻雪帝国仅剩的两个皇子。我还记得当梨落出现的时候，地面的大雪突然被卷起来，遮天闭日，所有的人都四散奔逃，我抱着释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杀气。雪花的尽头，梨落高高地站在独角兽上，大雪在她旁边如杨花般纷纷落下，她下落，走过来跪在我面前，交叉双手对我说，王，我来接您回去。

那一个冬天是我在凡世的最后一个冬天，大雪如柳絮。柳是我在凡世最喜欢的植物，因为它的花，像极了刃雪城中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十年不断的大雪。

七天之后，当我和释还有梨落站在刃雪城下，我突然泪流满面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个孩子，而现在，我已经

成了和我的哥哥们一样英俊挺拔的皇子，幻雪帝国未来的王。新的城墙更加雄伟，我看到我的父皇和母亲还有所有的巫师和占星师站在城墙上望着我，他们对我微笑，我听到他们在喊我和樱空释的名字。释抱着我的脖子问我，哥，我们回家了吗？我们不会被那些红色的人杀死了吗？我吻着释晶莹剔透的瞳仁，说，释，我们回家了。

当城门缓缓开启的时候，我听到满朝的欢呼，欢呼声中，我牵起梨落的手，我说，我爱你，请当我的王妃。

很多年以后我问梨落，我说，梨落，我在看见你七天之后就爱上了你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梨落跪在我面前，抬起头来看我，她说，王，当我从独角兽上下来，跪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说完她对我微笑，白色的樱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落满她白色的头发，花粉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。梨落的白头发泛着微微的蓝色，而不是我那样的纯正的银白色。因为梨落没有最纯正的血统，所以她只能成为最好的巫师，而无法成为幻术师。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。

当我 200 岁的时候，我对父皇说，父皇，请让我娶梨落为妻。当我说完的时候，整个宫殿中没有一个人的声音。在那之后一个月，幻雪帝国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，在那场大雪中，梨落消失不见了。

幻城

后来我的母后流着泪告诉了我一切。因为父皇不允许一个血统不正的人成为我的王妃。我的王妃只能是深海宫里的人鱼。

我记得我冲进父皇的寝宫的时候，他正端坐在高高的玄冰椅上，而我，用尽了我全部的幻术将他击败了。当他躺在地上而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他已经老了，我心中那个

征战天下统令四方的父皇已经迟暮，那一刻，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，而我父皇，也没再说什么。我的弟弟，樱空释，站在旁边，抱着双手，冷眼看着这一切，最后，他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

有人告诉我梨落去了凡世，有人说梨落被化掉了全身的巫术，被遣送到幻雪神山，而星旧告诉我，其实梨落已经被葬在了冰海的深处。

后来释问过我，他说，哥，你想过去找她吗？

找？也许她已经死了。

只是也许。也许她还活着。

不必了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，我终将成为幻雪帝国的王，而梨落，永远不可能是皇后。

哥，你就那么喜欢当国王吗？难道你不可以和她一起走吗？

你要我如何放得下父皇，母后，我的臣民，还有你，释。

哥，如果我爱一个人，我可以为那个人舍弃一切。说完之后释转身离开。而我，一个人站在苍茫的大雪之下。我生平第一次没有用幻术屏蔽，于是，大雪落满了释和我的肩头。

幻城

那天晚上，我梦到了梨落，就像星旧说的那样，她被埋葬在冰海的最深处，她微笑着呼唤我的名字，她说她在等我，她叫我卡索，卡索，卡索……

她从独角兽上下来，轻移莲步，跪在我面前，双手交叉，她全身有着银白而微蓝的光芒，她仰起头对我说，王，我接您回家……

星旧是刃雪城中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占星师，也是惟一一个替樱空释占过星之后而没有死掉的人。释成年之后，有着和我的一样的银白色的头发，可是里面却有一缕一缕红如火焰的头发。父皇叫过七个占星师替樱空释占星，前六个都在占星的

过程中暴毙，口吐鲜血而亡。星旧是第七个，我只记得他和释互相凝视了很久，然后两个人都露出了笑容，邪气而诡异。

星旧占星完毕之后，走到我的面前，跪下，双手交叉，对我说，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我会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确保你的安全。说完他转头看了看释，然后离开。之后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占星的结果。

只是很久之后他叫侍女给我一幅画，画中是一个海岸，岸上有块伫立的黑色岩石，岩石旁边开满了红火焰般的莲花，天空中有一只盘旋的白色巨鸟。

后来释在我的寝宫看到了这幅画，他的眼中突然大雪弥漫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的风，突然就灌满了释雪白的长袍。

我拿着这幅画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雪雾森林。那些参天的古木依然有着遮天闭日的绿阴，阳光从枝叶间碎片般地掉下来，掉进我白色的瞳孔里。草地无边无际地温柔蔓延，离离野花一直烧到天边，森林中依然有美丽的流淌着的溪涧，溪涧旁边，有美丽的白鹿和一些小孩子。他们都有纯正的血统，有些是占星师，有些是巫师，只是，没有幻术师，幻术师已经长大了，带着一幅画回来。

幻城

我站在婆婆的面前，望着她满是皱纹的脸，我说，婆婆，我是卡索。

她走过来，举起手抚摩我的脸，她笑了，她说，王，你长大的样子和你父皇一样，英俊而挺拔。

婆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幅画的意思？

好的，我年轻的王。那片海岸，叫离岸；那块黑色的石头，叫炼泓石，幻雪帝国触犯禁忌的人都会被绑在那块石头上，

永世囚禁。

婆婆，那么那只鸟呢？

那是霰雪鸟，这种鸟总是在冬天结束、春天开始的时候出现，因为它们的叫声，可以将冰雪融化。

那么我在雪雾森林中为什么没看见过这种鸟？

卡索，我年轻的王，因为雪雾森林里没有冬天，没有雪。

婆婆，那么那些红莲呢？它们代表什么？

卡索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星旧可以告诉你，可是我不能，我老了。我只知道曾经有个很老的国王告诉过我，他说那种红莲，在火族精灵的大地上长开不败，它象征着绝望，破裂，不惜一切的爱。

婆婆，我和释已经通过了幻术师最高层的考验。

是吗？卡索，成绩如何？剩下多少樱花？

婆婆，没有，一片也没有剩下。

我看见一个温暖的笑容在婆婆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，一圈一圈晕染开来，像是美丽的涟漪。耳边传来那些小孩子清亮如风铃般的笑声，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释的笑声了。

幻城

落樱坡是幻雪神山下的一块圣地，漫山遍野长满白色的樱花，而且永远不会凋零。我和释在那里通过了最后的考验，成为最顶尖的幻术师。我们要做的是将地上的雪扬起来，用每片雪花击落每片樱花花瓣，然后用雪花替换樱花的位置。我记得那天父皇和母后还有释的母亲莲姬都格外开心，因为我和释创造了幻雪帝国历史上的奇迹，我们没有留下一片花瓣。不过有一点不同，当释的最后一片樱花瓣飘落到地上的时候，我还有很多的雪花飞舞在空中。

离开幻雪森林的时候，婆婆一直把我送到森林的边缘。我